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祕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

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户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達爾巴實哩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舒嚕多爾濟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其與行省平章其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其瘐死獄中至是伯

延親屬有想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為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刼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誠至為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

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遥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户絶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禄秩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晋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殁于京師聞喪亟歸遂搆疾以至正九

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祐詔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為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

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寃三年大旱往歳已延専擅威福讐殺不辜郯王之獄稚克特穆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寃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勑有司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決被災之家死者給瘞具庶幾能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吏掌囚之應徒配者鈦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歷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蠶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頃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决者死於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為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户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户九百五十

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
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
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
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戶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
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顦顇如鬼甚可哀也河
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
百二十五戶阿南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
僉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

羣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與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

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廡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搆良民以取賂𢡟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𢡟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其芝麻其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讐令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贓實其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昬暮三

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欲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

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
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
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
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巉石錯出路
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
度其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
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為鬨復
命為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為鬨者五人罰

而降黜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吏相勉勵起陞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内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内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千鉄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甓治郭

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

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愽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

拜禮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

勸諫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緘進二麥䟽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酒俄復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寛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為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七年春紅巾

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省院諸官於安西王伊嚕特穆爾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陜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陜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為脣齒陜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陜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

有為國為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官兵果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特穆爾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

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詣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

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卧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辛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謚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明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

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録三年書成凡五十一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内憂服闋起為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録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

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巖都拉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仍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仍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出僉河南淅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嚕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文對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仍為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焉瑪喇王武事文博死焉瑪剌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

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托克托大司徒雅克布哈知端本堂事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

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
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
性自非學臻閫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
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
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
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
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嘆之而不允其辭好文
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旨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説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做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

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録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録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禄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禄終其身

富珠哩翀子遠附

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殁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

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
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
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
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
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𣂏
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以薦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
梁路儒學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
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使經

歷遷陜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閤𫝊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𫝊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䕶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𫝊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𫝊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

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為令除右司都事時相特們德爾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珠為左相使人勞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強為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陜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罥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圖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

上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珠命翀傳旨中書翀頓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珠嘆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為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

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為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嚕噶齊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扃鎖晝巡夜警永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

不名命琳與平章政事溫德亨等十八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琳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琳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琳琁事上天歷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

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院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俟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

䃅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
節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
有六年未及釋褐者䃅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
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為動惟䃅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
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
拜布哈塔斯哈雅阿爾斯蘭馬祖常史顯夫及䃅六人

商論國政𢿱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旣即位大臣以為赦不可頻行𢿱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為宜從𢿱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𢿱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莝故

歸鄉里明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陜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𡚁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為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𡚁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𡚁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

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為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乃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泂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親老就

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珠爲丞相聞洞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歷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洞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洞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洞方卧疾即強起

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旣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洞骨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鬚目瑩如電顏面如氷玉而唇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其為文章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汩汩滔滔思態叠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

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洞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為世所珍愛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歴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琳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

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
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
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
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
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
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
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
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斮殺之沉斧水

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為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

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名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己悉

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為湖北道宣慰使浙江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别細鉅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為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獘甚

天爵極治有方所辨課為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藳七卷文藳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

討論講辨雖老不倦晚歳復以釋經為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黄河原委未及脫藳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李好文傳凡五十一卷　原刻作五十卷按好文自撰太常集禮稿序云爲編秩者社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革典籍六合五十一卷今據增

富珠哩翀傳始名思温　原刻訛恩温據永樂大典及滋溪集改正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

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參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劒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詣闕下世祖閔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腭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

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淅東道宣慰使副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

宣慰副使適歲祲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所鑄錢惟江淮號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猺獠往來民間悍其強猾莫敢相與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鬬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隣州茶陵富民覃乙

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為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

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為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内憂去郡民生為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

鹽亭竈户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斂
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乃
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髙下以損益之役
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
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天歷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内晏然徙廣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
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

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賜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中道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閔其老詔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廛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

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卽知所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諤勒哲見之謂人曰是兒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

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呉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舋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

王都中出廪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歴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為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為世道賀矣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珠請更前政不便

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為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拘蓄者例藉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其貨出其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

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歷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為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令蹈萬死完所漕而

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為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

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餓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為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為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

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令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猺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為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于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即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具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為書又有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

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任蘇克

任蘇克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為之有古俠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幼襲父官為右衛千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由是出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特克實與都爾蘇搆謀英宗遇弑遂引去自是不復仕居常扼腕或醉歸慟哭過

市時人目以為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都爾蘇用事天
變數見蘇克乃密與平章政事蘇蘇謀曰先帝之讐孤
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
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
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
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讐可雪也蘇蘇深然之時
雅克特穆爾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
告以所謀雅克特穆爾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

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況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也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雅克特穆爾乃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都爾蘇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蘇克與蘇蘇從雅克特穆爾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為文宗論功行賞擢

蘇克爲禮部尚書蘇克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焉敢言功乎文宗慰免之乃拜命而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爲安豐路總管又入爲壽福府總管又爲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歷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伊都呼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宫明年三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

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備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産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

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訓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産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乘時圖治之機玆不可失也又言户部賜田諸集賽支請海青

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户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

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内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内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

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纁綺旌之俄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為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為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盗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闘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元年

轉兵部侍郎俄丁内艱服除召為右司都事歲凶盜賊
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
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
尚書改湖廣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
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辭十一年改
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哈扎爾
布哈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言于宣讓王特穆
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

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頴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頴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為屯田萬户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

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
召入為集賢侍講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
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
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拜受命
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充

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子孫遂為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

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伊蘇爲爾圖並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丞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徇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為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為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為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辟書吏天歷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惟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羅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産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

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邉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美天義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廵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實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

所令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内居深宫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寳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

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此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為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為偽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

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為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為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滞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為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為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

讐殺以沙克嘉巴勒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舍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達蘭參知政事

温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民居散處
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
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溫普密議
曰我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
穴而指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
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東巽田豐等諭
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東巽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自疲乃請

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南燕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還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謚曰忠敏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王都中傳所鑄錢惟江淮號最精　原刻作惟所鑄錢文義倒置今改正

仍賜襲衣法酒　賜原刻訛作贈據文義改

王克敬傳拘蕃者例籍其貨　蕃原刻訛藩按元典章云抽分舶貨土貨單抽蕃貨亿抽入舶商赴蕃國貿易者應註明係往何國不許越往他國或有犯者其貨入官拘蕃之義當即指此

英后入覲　考英宗后薨于泰定四年見后妃列傳距
天歷已二載傳稱英后當有誤
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一　原刻作元統二年卒按本傳
稱克敬于元統初致仕年五十九若卒于二年則年
止六十矣元統建號止于二年克敬年既六十一當
是至元元年耳今據改
陳思謙傳朝省之除太速　除原刻訛際據續通鑑改
故殺從而加功之人　原刻遺漏功字據刑法志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

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伴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内艱改景州蓨縣尹差民戸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弊天歷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於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為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
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為良民他日買羊
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
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

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閘之即日迎養思誠怜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虵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閲官俄陞編脩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閲之左右

舁置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鄂倫圖等劾奏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逆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實特穆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

嫉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為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偽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詿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罷起為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僉書樞密院奏韓鏞為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為治書侍御史

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為副使御史臺留為侍御史會平章亦布巴勒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亦布巴勒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亷訪使未幾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亷訪使入拜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

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為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為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璘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璘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銅錢為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

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況祖

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諡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偰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獨曰呂祭酒之言亦

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為動貽書參議龔伯璲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為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鬬而入詢其故

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諜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禄大夫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嘗

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學正五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

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民分辦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多爾濟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多爾濟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多爾濟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

連廣東廉訪副使劉安仁坐繫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
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
人服其明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
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
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
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
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
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皆

駕以爲神調濟寧路兖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三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

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諾木巴勒等叛來寇或勸之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駡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

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為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塲官方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陳理上官莫能奪民頼以免長洲為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輙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

為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及縣之事委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謂兒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冉徒縣民有

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為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為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不舉又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占子孫訴於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

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
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
塟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
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
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為諸州縣最韓鏞時僉
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
吏之風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
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

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為尤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為

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歷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為諸縣最所至郡縣為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為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

去五年臺臣辨其誣遂復起叅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人於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宫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為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厲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鐃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為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之往往騰謗於朝其出使於鐃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叅知政事十一年丞相托克托在位而龔伯遂

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托克托罷用事者悉誅而鏞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於官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無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

州判官洪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飢告於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兜飲博亡賴稷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為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為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

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按下達嚕噶齊蠹政害民宜為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

四遷為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托克托出師征徐州徐州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曽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塟勑賜碑樹焉既而名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為侍御史又為中書參知政事

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禄大夫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為陜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為陜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稷為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没皆撫其

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為時名卿云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决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决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

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戸部以請戸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税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

已至省民力什之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
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
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
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
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歷初
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
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
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

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

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遊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南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重紀至元初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宮完州廳有豪强占民田為己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

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四年起為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内憂宰相惜其去重聘之至正二年起為户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為山東廉訪副使僉都淄萊地舊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為奸

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肴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輒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為山東廉訪使民飢為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𠷷𠷷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斂以肥己耶輒

命己之同僚皆無敢取召叅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為陜西行臺侍御史遷陜西行省叅知政事六年復入為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尋拜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

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盖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耶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

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
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
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
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
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
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
卒年五十八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
魏國公諡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

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判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汪澤民傳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安仁　原刻訛作劉珍按泰定帝本紀載錢珍挑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劉安仁坐受珍賂除名下考宋濂文集載此事亦作劉安仁今據改

蓋苗傳重紀至元初　原刻作至正初誤觀下文有至元四年復有至正二年可見蓋順帝改元先至元而後至正也又考程鉅夫雪樓集載苗行視河道在元

統二年具明年爲河南考官又明年改元起知亳州

據此則當云後至元元年今改正而于下文四年上

删至元二字以符體例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二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巹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

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案俱積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呼察圖謁而謝之乃起范孟為亂矯殺伊嚕特穆爾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徒之人以為快守城千戶格爾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

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格
爾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
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齊拉欺罔之罪并
言明埒棟阿阿哩雅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
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
誅而子孫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伯勒齊爾布哈阿
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
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

不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畧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寛仁恭儉漸不如初令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内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

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脩實德則可以荅
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
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
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
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
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
四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畧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撫
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

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曽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棊布歳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

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頻工之魁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盡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

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中書叅知政事額森布哈樞密院副使托克托穆爾治書侍御史鈕鈕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博羅特穆爾駐兵大同察罕特穆爾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為事搆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遣額森布哈托克托穆爾鈕鈕往觧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

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
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懾
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
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亟之以救
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
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
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博囉特穆爾犯闕皇太
子出居冀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庫庫特

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皇太子旨
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
内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
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
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冦
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
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
者能聚不能散禦外悔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

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驕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忌其覺悟

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令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宫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頤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殺平章伊嚕特穆爾左丞齊喇廉訪使諤勒哲布哈總管色埒默召官屬及去

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賜北守黄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縶於獄衆叵測所為賜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䕶罪賜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歴初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殁家食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

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郭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富察實勒當之暘察其誣踪跡得其殺人者實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馬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斯可伐叛詔以元帥舒嚕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音

達理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舒嚕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況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實保卒其子實廸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廸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情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猺賊入寇詔多爾濟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决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

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賜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内藏賜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叅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多爾濟丹討之一軍皆没而多爾濟丹被執將罪之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

利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多爾濟丹走京師請降賜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南廉訪使未上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爲賛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

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時衆言人人殊卒從賜議俄辭
疾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
時托克托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叅議趙期頤員外郎
李稷謁賜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
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
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柰何賜曰事理非
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
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

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
使者迫之赐輿疾至京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内多故
賜上三策一曰振紀剛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亹亹
數千言時以為老生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
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
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
小寧來居觧之夏縣皇太子出巽寧強起之居數月復
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王逢志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為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為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

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畧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務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

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拒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宫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

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保布哈與宣政使托歡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吹斯戩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托歡布哈姦邪等事比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

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山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𡚒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婁達實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托歡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知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折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

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閒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歡乃皆辭退而天子令妻達實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

陛下令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除況於大者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獨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婁達實以下皆左遷

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博囉特穆爾入中書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而仍還翰林為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庫庫特穆爾有不臣之

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黄溍編脩黄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蘇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强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庫

庫特穆爾近而重也今庫庫特穆爾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特穆爾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寛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令庫庫特穆爾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等之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

前說動以言者為庫庫特穆爾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茍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

況聞庫庫特穆爾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絶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

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歷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

通其要為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曽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太寧縣尹擢陜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劾詹事布呼齊平章伊敦皆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太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事王翼來告曰新朝寛大不惟不死

且仍與官盡出詣官自言狀遜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㓜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

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令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

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導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讜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䘏及劾和爾果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歳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

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惡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

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
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
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勑還其
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
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
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
偕大司農圖嚕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

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托克托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圖嚕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托克托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絶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絶米直翔踴民心皇皇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舡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黄河為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

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揺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為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儌賊脅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令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

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羮荅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决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喜曰大政事今可决矣十七年陞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政事趙中

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㫖㗘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叅政趙中叅議蕭用等六人皆受賕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辨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勑

曺鑑

曺鑑字克明宛平人頴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遊

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為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毫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呼喇岱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為回撓

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天歷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畨告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姓純孝親族貧乏者周卹恐後歷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

貲唯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箧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叁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為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

縣典史又為杭州鈔庫副使翁少時負其才儁豪放不羇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翁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字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翁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説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翁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奥於是翁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

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郡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為之折衷論辨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吹斯戩曰張先生平

曰好論事令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吹斯戩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博羅特穆爾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博羅特穆爾雖知之亦不以為怨也及博羅特穆爾既誅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貫喇卜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貫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耶翁因相視大笑蓋翁平日善詼諧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

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翁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錄識者韙之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張楨傳登元統二年進士第　原刻誤作元年按本紀順帝以至順四年六月即位十月改元元統未嘗開科二年三月乃詔科舉取士通鑑所書亦同今據改

曹鑑傳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按本紀泰定帝在位止五年此書七年應有訛誤然别無可考今識以闕疑